

从中西思维差异看中文句式特征

张人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商务外语学院 广东深圳

【摘要】由于中西方生产方式与语言形式的差异，造成中西思维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传统思维侧重形象思维与整体思维，而不像西方那样侧重逻辑思维与抽象思维。这种思维的差异导致中文句式迥异于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呈现出中文特有的句式特征，即：(1) 中文句式重在模拟场景，而不强调外显逻辑。(2) 中文句式中，主语经常缺失或转换。(3) 中文句式重在模拟人的内隐认知图式。深刻认识中西句式的差别，对于准确运用中西语言，避免翻译腔对中文的污染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进一步研究语言的演进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思维方式、句式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13日

【出刊日期】2024年12月20日

【DOI】10.12208/j.ssr.20240091

Chinese sentence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modes

Ren Zhang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Business, Shenzhen, Guangdong

【Abstract】 The differences in production modes and language forms lead to the grant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mode. Chinese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s impose importance upon the image thinking and holistic thinking, while the western thinking modes upon logical and abstract thinking. The thinking modes difference make Chinese sentence patterns possess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far apart from those of western languages, i.e. (1) Chinese sentences simulate the scene instead of the explicit logic. (2) the subjects in Chinese sentences are often missed or transferred. (3) Chinese sentences simulate the implicit recognition schemes. With sober awarenes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entence patterns, we can rightly use these languages and effectively avoid the translationese which has polluted Chinese. Moreover, the study of the sentence pattern differences can offer some implica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Keywords】 Thinking mode; Sentence pattern

1 引言

汉语混沌无序、任意随机的句式特点常常让人无从解释。例如“他在晒被子”是成立的，因为动词“晒+受事”符合语法逻辑。但“他在晒太阳”为什么也成立？此句中“太阳”明明已变成施事而非受事。至于“他今天吃食堂”与“他今天吃教室”两句，动词“吃”为什么直接加地点状语？更甚者，为什么“吃食堂”成立，“吃教室”却不成立？再例如“王冕死了父亲”这个汉语句法界的经典问题，有的语

言学家用“领主属宾句”来解释，有的用配价理论来解释，都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满足完美的语法体系所应达到的三个要求，即总括性、简洁性与一致性^[1]。

之所以如此，盖因汉语语法体系多借鉴西方，没有充分考虑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在实际运用中难免有削足适履、胶柱鼓瑟之憾。语言既是思维的工具又是思维的结果，如果能厘清中西思维差异，庶几可以解决上述中文句式的困惑，构建更有解释

作者简介：张人（1973-）男，湖南衡阳，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与英语教学。

力的中文语法体系亦有可期。

2 中西思维差异

中英文句式的差异根本来自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而思维方式的差异又来自东西方生活生产方式的差异。

人类幼年最初无一例外都以形象思维为主。中国因为是农耕文明，人们都是以氏族为单位聚居一处从事农业生产，这就需要中国人重视人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依存，在长期静居一处的观察中，中国人保留和发展了形象思维，形成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人认为生成万物的道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人可以通过比附关联去体悟，通过静默冥思去体认道之所在，由此，形象思维与整体思维成为中国人的主要思维方式，表现在语言上即为长于比形类物，灵动无拘，遣词造句、串联语篇时多将外物映射于文字，不强调逻辑，而重在领悟于心。

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多山地瘠，不利农耕，只能出海以商贸为生，工商结合的生活方式要求希腊人理性客观。腓尼基人拼音文字的传入，加速了希腊文化偏离形象思维，走向形而上的抽象思维，从赫拉克利特通过逻各斯（logos）来把握形而上的发展，到毕达哥拉斯认为抽象的数是万物的本源，再到亚里斯多德提出三段论，用演绎的方法来研究思想的形式，创立了注重形式逻辑的西方传统逻辑，西方文明最终形成了注重形式与概念的逻辑思维方式的思维方式，从此与注重主客一体与感觉体验的中国思维方式分道扬镳。这种强调逻辑的思维方式在语言上则表现为注重主述关系，用各种曲折变化和语法形式来外显地表现语言逻辑和语义。

3 中文句式特征

3.1 中文句式不强调外显逻辑

英语思维为逻辑思维，因此英语相较于汉语显得精密，既有复杂的形态变化，又有大量的逻辑连接词。而中文思维为形象思维和整体思维，所见所想，联属成文，浑然天成，不去着意句内句外逻辑如何，得失全在方寸之间。例如：

例 1：可以说，（因为）苏格拉底是一个对话的哲学家，他只在对话中并通过对话，抑或是通过接触弟子并在接触之中，才得以存在。（吴晓群《希腊思想与文化》）

例 2：（如果）公试求之，当必应允。（吴承恩《三国演义》）

例 1 隐含一个因果关系，但逻辑词“因为”缺失。例 2 是个假设条件句，但“如果”这个逻辑词隐而不现。如果遇到这种逻辑关系内隐的中文句子，英译时都必须将逻辑词补上，使逻辑关系外显。例如：

例 3：喝水不忘挖井人。

When you drink water, think of those who dug the well.

例 4：十头牛，牵走六头，还剩四头。

If you have ten cows and take six of them away, you are left with four.^[2]

又例如贾平凹《秦岭记》中的两句：

例 5：太阳要出来了，先是一个红团，软得发颤，似乎在挣脱着什么牵绊，软团就被拉长了，后来忽地一弹，终于圆满，随之徐徐升起。

例 6：他脑子差成，没有婚娶，除偶尔干些农活，大多时间都是坐在墙根晒太阳。

例 5 完全依所见先后顺序铺设成句。例 6 则先说话题，再逐步阐述，娓娓道来，完全依思维顺序成句。

上述句子相较英文，缺乏逻辑词和外显的形式逻辑，如时态、非谓语动词等，但内在逻辑尚清晰可循。而有些中文句子则可能连逻辑都是混沌不辨的。例如：

例 7：他在晒太阳。

例 8：他在晒衣服。

以上两句，晒+施事也行，晒+受事也对，完成不依靠逻辑成句。此种现象主要因为中文是整体思维不是逻辑思维，并不需要考虑句子中的逻辑关系，只需将要呈现的信息整体打包呈现，至于其中的逻辑则由读者自行补齐。“肉夹馍”成立的理由也是如此。至于合乎逻辑的“馍夹肉”为什么会让贤于不合逻辑的“肉夹馍”，只是因为把焦点位置给了肉，更有营销效果而已。

3.2 中文句式主语经常缺失或转换

因为西方强调形式逻辑，主述结构是英语基本的句子结构，主语是句子不可或缺的成分。中文因强调读者自悟，只要不影响理解，主语能省则省，甚至可以悄然发生转换。例如：

例 9: 匾下面是一幅画, (画面)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 (鹿)伏在古树下。(鲁迅《三味书屋》)

此句由三个小句组成, 第二个小句和第三个小句的主语都被省略, 但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 因为这三个小句是一个连贯的画面, 画面的焦点由匾到画再到画中的梅花鹿, 读者即观者, 焦点自明, 多说无益, 所以这两个小句的主语“画面”和“梅花鹿”就自然隐去了。

例 10: 一只猫从瓦房顶上走过来, 虽然悄没声息, (我)还是闻到了一丝臊味, 同时脸上多了些凉意, 感觉里, 露水已经从裤脚爬上来了^[3]。

此句主语由猫切换到我, 再到脸到露水, 句子依时空顺序而推进, 但莫不是作者“我”的所见所感, 主语“我”的省略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 反而使读者不自觉代入到作者所处情境之中, 作者之眼即读者之眼, 作者之身即读者之身, 作者所感即读者所感, 这种主客一体的句式不也正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具体而微吗。

例 11: 一棵树是村东那棵红椿树, 伐下来捆在一个木架子上, 两人把锯在树上回来回扯动^[3]。

此句第二个小句的主语和宾语都隐去不显, 因为作者、读者、伐木者都融为一体, 主观之境与客观之境无二无别, 所以主语、宾语在即视场景下都是冗余信息, 省略反而凸显出汉语句式的明快灵动特点。

当然, 也并不完全都是主客一体, 有时也会只从作者视角书写, 但读者和作者视角是重叠的, 所见即所写, 读者所读就像和作者一样在现场看一个画面。例如:

例 12: 他往人群去, 他面前是一只鹅, 鹅在叫着自己的名字, 鹅路边的草叶^[3]。

此句主语由人切换到鹅, 皆因二者在一个场景同现, 作者像厨师一般将所有元素盛入一个盘中, 一齐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现场感与整体感是汉语句式的一个突出特点。

再看《水浒传》的两句话:

例 13: 杨志取路, 不数日, 来到东京; 入得城来, 寻个客店, 安歇下, 庄客交担儿, 与了些银两, 自回去了。

Yang Zhi thus journeyed on for many days and he went toward the eastern capital and he came to the city

and found an inn and there settled himself to rest. The farmer gave him the bundle and received some silver and went back alone^[4].

本句最后两个小句的主语分别为杨志和庄客, 都隐去不写, 也不影响理解, 因为整个句子是按事件发展的时间轴步步推进的, 庄客交担, 杨志与钱, 庄客回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展现在读者面前, 读者亦如观者一般, 历历在目, 何须多费口舌一一指出做者为谁?

例 14: 众庄客一头笑着, 扶了洪教头, 羞颜满面, 自投庄外去了。

Grinning vassals helped him up. Hong, shame-faced, limped away and left the manor. (S. Shapiro. *Outlaws of the Marsh*)

本句话最后两个小句的主语已悄然由“众庄客”转为“洪教头”, 但因为读者如临其境, 孰笑孰羞孰走皆了然于心, 所以即使“洪教头”在后面的子句中隐而不显, 也无妨碍。

但英语因是主客二分、理性的语言, 必将每个句子的施事分析出来, 展示出来, 所以上述两句转译为英语时, 汉语灵动的流水句式只能弃而不用, 转而一事一句, 主谓分明。

3.3 中文句式模拟内隐认知图式

如果说有些汉语句式逻辑混沌, 主语飘忽不定, 皆因中国思维方式的整体思维和形象思维, 成句皆依靠对场景的模拟, 理解则依靠读者代入或还原场景, 这种思维还是比较具象, 成句的理由还比较容易理解的话, 有些汉语句式则依据更隐秘的认知模拟, 让常人只能凭语感判别正误, 却无法说清成句的道理。例如:

例 15: 我今天吃食堂。

例 16: 我今天吃教室。

两句句式完成一致, 都是利用汉语整体思维将场景诸元素聚合在一个句子里, 为什么例 15 成立, 例 16 不成立? 表层看是因为吃与食堂是强联结, 与教室是弱联结。从深层来看, 则是例 15 符合人的内隐认知图式, 而例 16 则不符合。

所谓内隐认知图式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无意识的内隐认知对主客观世界诸现象形成的隐秘、模糊且稳定的认知结构。内隐认知是人类最原始最有生命力的认知方式, 它是通过大量

的接触，在无意识间自动完成对认知对象的特征提取，形成认知偏好。回到上述例句，因为在食堂吃饭常见，在教室吃饭不常见，人们由此对在食堂吃饭形成了内隐认知偏好，当读到“吃食堂”时能与自己的内隐认知图式相契合，理解马上发生，而读到“吃教室”时，无法立即激活自己的认知图式，产生理解困难。换言之，中文句式生成理据除了模拟场景，还模拟人们的内隐认知图式，不符合人们内隐认知图式的句子将被人们的语感判误，造成理解困难。又例如：

例 17：她送我一件毛衣。

例 18：她织我一件毛衣。

两句同样句式一致，但例 17 成立，例 18 不可，因为“送+某人+某物”符合认知图式，“织+某人+某物”不符合认知图式，只有“织+某物”这种认知图式。可见，中文是经验的语言，它不像英语依靠外显的逻辑组句，它的逻辑是内隐的，所以人能理解却常常说不出所以然来，只好说是依靠语感，其实就是依靠内隐认知。再例如：

例 19：王冕死了父亲。

例 20：她哭了父亲。

死和哭在逻辑上都是一价动词，为什么例 19 成立，例 20 却错误呢，还是因为“死”有丧失义，“主语+丧失+某物”符合认知图式。而“哭”没有丧失义，再接宾语就与人们的认知图式相悖了。汉语不重逻辑，偏重模拟外在的时空场景与内在的认知结构，句子的可接受度不能以是否合乎逻辑来评判，只能以模拟的契合度来评判。

4 结语

随着西风东渐，汉语句式越来越受英语句式的影响，比如被字句的增多，逻辑连词的增多，很多是由翻译腔的泛滥造成的。如果能明白中西思维的差异所导致的中英文句式差别，英译汉时就能很好地避免翻译腔。例如拜克所著《犹太教的本质》中译本中的两句话：

例 21：但犹太人既没有用通过拒绝异族文化以努力抗拒周围的民族及其观念，也没有建立一道坚固而又严密的防线保卫自己的文化以保证生活的安定与舒适^[5]。

例 22：犹太教绝没有通过趋向完备的知识以希图一劳永逸地界定信仰的全部领域的欲求^[6]。

例 21 翻译腔是因为使用了太多的介词来联结句中各小句，把所有的逻辑关系都外显出来，不符合汉语逻辑关系内隐的特点。将那些外显的逻辑关联词去掉，意思依然显豁顺达，符合汉语特点。而例 22 则是先用了一个“没有某物”的静态图式，却在静态中使用了“趋向完备”等三个动态的词语，静态与动态的混杂，与读者心中期待的图式不相一致，本句改用“希求某物”这一动态图式则可避免翻译腔的问题，不妨修改如下：

犹太教绝不希图用趋向完备的知识来一劳永逸地界定信仰的全部领域。

当然，英语也出现越来越多汉语那种跳脱明快的句子。如省略关系代词，让句子出现数个动词的情况已经很常见。例如：

例 23：There's a man at the door (who) wants to see you.

例 24：It was I (that) bought these flowers for Miss Ann^[2]。

这种一个句子里出现两个以上动词的句式本来不符合英语句式要求，但符合施事者+动作（动词）这种最常见的图式，读者理解并不困难，如果加上主语反而增长了反应弧，不如之前的明快。

再例如英语中也有省略逻辑词的句子：

例 25：Penny wise, pound foolish.（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例 26：No pain, no gains.（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例 27：Grasp all, lose all.（贪多必失。）

英文的这些变化到底是受汉语影响，还是因为形象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最初形式，在英语中自行得到了保留和发展呢尚无定论。但英语不单在句式，在语篇的联结上也越来越显示出与汉语的合流，如利奇^[5]所言：“小说发展三百年，句间联结愈发依赖推理而非逻辑。”甚至现在 ChatGpt 这类人工智能的语言生成也和汉语一样依赖联结而不是逻辑，是不是汉语代表着语言的演进方向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沈家煊，句式和配价，《中国语文》[J]，2000 第四期。
[2] 何南林，《汉英语言思维模式对比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8。

- [3] 贾平凹,《秦岭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 [4] Shapiro, S. *Outlaws of the Marsh*[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0.
- [5] Hartwell, Patrick, *Open to language: A new college rhetoric*[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6] 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M],付永平,于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1.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